



民工(国画) 李传真

散文

# 船是河流的插图

王太生

没有船只的河流,比过去沉寂多了,就像一本书,里面只有文字,没有插图。

从前河流是有船的。水面上,篙声灯影,或者,机帆船“嘤嘤嘤”,由远及近,一片天光云影。

船,总是在异乡的河流上穿行,船尾总统一标注“某某港”醒目字样。这样的一种表述,说明大大小小的船来自何方?船的归属感很强。

那时候,在我的家乡,船由北而南驶入长江,异乡船在城市的河流上,拖居居多。一列船,宛若游龙,往返长江上的某一个港口。

正因为航程遥远,总要装载许多东西。小火轮往往在前,到最后一节,要拖得很长。这时候,船尾往往站着一个女人,扶着舵,身旁有一只摇尾的小黄狗。前面的船,突然地行远了,后面的船,收拢一片汨汨水声。让人想起沈从文、湘西沅江上的航行。

一条船,是一个人的精神方位与地理坐标。

《清明上河图》上的汴河船,似乎还在随波摇晃。河流上有一座如虹的拱桥,桥下有一条大船正待通过,为避免船只的碰撞,众语喧嘩。船夫们手忙脚乱,有人用竹竿撑,有人执长竿钩,有人拿麻绳挽住船,有人正忙着降下桅杆……灵动的汴河船,让一座

旧都城,活了起来。

余秋雨说:“夜航船,历来中国南方水乡苦途长旅的象征。我的家乡山岭丛集,十分闭塞,却有一条河流悄然穿入。每天深夜,总能听到笃笃笃的声音从河畔传来,这是夜航船来了,船夫看到岸边屋舍,就用木棍敲着船帮,召唤着准备远行的客人。”

船,在一个人年轻的时候,有着不可替代的隐喻,它关于流浪和朦胧的远方。

小时候,我喜欢趴在船闸上去看船,船闸像一只魔盒,大大小小的船,停泊得满满当当。随着南边厚厚的闸门慢慢关上了,北边的门缓缓打开,就像某种审核盖章,不一会儿,放出一条船,又放出一条船……被陆续放出的船,鸣笛几声,突然地走远。

这一点,让我想到作家苏童在苏州也看过船。苏童回忆,他家窗外是河道,每天从河道里经过无数的船,他最喜欢看的就是“客舱的白色和船体的蓝色泾渭分明”的,去常熟的客船。一个少年,猜想着远去的航行中,船的秘密。

我有一段关于江南船的记忆。18岁那年,和朋友去苏州游玩。返回时,在无锡乘船买票时,才发现票已经卖光。

两个人孤零零地坐在运河码

头上,发现停泊的客船,船尾有“某某港”字样。猛然想起朋友的父亲,是那家轮船公司的,带着试探的口吻,小心翼翼地询问,哪知船上的人异常热情,周到地安排我们到里舱休息,不仅免了船票,还招待我们。深夜我们睡在船舱里,小火轮在扬子江上航行,卧听汨汨江流。

一座城市的繁华,往往从一座水码头开始。二十年前,我生活的长江边上的小城,那些从乡村来的小火轮,经过了一夜航行,睡眠惺忪,喷着白烟,徐徐停靠。

水码头流传着动人的传奇:就在收锚解缆,船与岸即将分离,从岸上传来急切的呼喊。这不是为某篇小说设定的妹妹送哥哥的离别,可以想象从小城起航的小火轮,沿途停靠的那些大小水码头,会有多少这样的故事发生。

每一条河流都通往一座小镇和村庄。船,问候每一个人,将城镇的繁华扩散开去。

曾经的忙碌热闹河流,不知从何时再也没有船犁过的痕迹。高速年代,人们弃舟登岸,一眨眼工夫,消逝得溜烟,态度是浮躁的,没有坐船时的淡定。

船,是河流的插图。有时候,我会怀念船,想坐船去一次远行。

随笔

## 闲话火柴

孙方友

火柴的发明与使用,源于国外,清末民初才传入中国,市场上多以日本、瑞典的产品为多,当时称为“洋火”。到1879年,在广州建立了我国第一家火柴厂,名曰:巧明火柴厂。随后,一些大城市也陆续有了火柴厂。

火柴没有出现之前,中国人是用火镰取火。火镰用钢制成,形状像镰刀,打在火石上,发出火星点着火绒,稍稍一吹,便有了火苗儿。火绒也叫火煤子,是用艾草等蘸硝做成的。后来也有用一种绵纸做的。用绵纸做的火煤子不可将灰烬散掉,因为灰烬易燃火。洋火过来之后,由于简便易用,很快代替了火镰。火柴是用细细的木条儿蘸上磷或硫的化合物制成的。有一个关于火柴的谜语是这样说的:漂漂亮亮一张床,里面睡着一群小和尚。光见和尚比头亮,不见和尚尿床上。想想,很形象的。自火柴出现之后,一直沿用到现在。后来打火机的发明,代替了它不少功能。打火机应该是由火镰发展而来的,只不过火煤子变成汽油或液化气。当然,打火机里的火石也不再是纯钢,而是用铈、钕、铁制成的合金,摩擦产生的火花大于钢,易将汽油点燃,携带更方便。

从燧火氏发现钻木取火到火柴普及,人类经过了十分漫长的用火镰取火的过程,而从火柴过渡到打火机和电灯,中间只用了一百多年。历史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由慢到快,有时候真让人不可思议。当年轻便易用的火柴像一夜之间就进入了历史,现在城市人几乎都不用火柴了,做饭有燃气,照明有电灯,包括烟民们也嫌火柴没打火机方便,弃之不用了。当然,也有个别烟民怕打火机污染,坚持用火柴的。我就见过一位朋友是“火柴族”,而且专用日本产的长把儿火柴。原因是他的女儿在日本,每次回国,知道父亲有此爱好,专给他带回几包来,让父亲作为一种道具在亲朋好友面前炫耀。其实,有那么几年,我国的火柴奇缺,2分钱一盒的火柴市价能卖到2毛或更贵一些。原因是大跃进过后,不少工业下马。整个河南只剩下开封、安阳两个火柴厂,由于当初树木砍伐过度,原材料紧缺,所以还限量生产。由于买不到火柴,乡间又不得不拾起了锈的火镰……记得是1960年的冬月,天寒地冻,大雪纷飞,因天气太潮湿,我母亲用火镰打了一个小时未能燃着火煤子,拿火镰的手磨出了血泡,使我至今难以忘怀……

现在,火柴和打火机,作为小小的日用品,外国人早已看不到眼里,而恰巧被我们捡了个“漏儿”。有一年去欧洲,一群群的黑人向游客们兜售打火机等小玩意儿,接过来一看,上面多是用英文标示的“中国制造”。看来,人类是永远也离不开火的,所以无论现在和将来,我们都不该忘记火柴给我们带来的温暖和光明!

新书架

## 《我们为什么不长尾巴》

田李

萤火虫在浪漫的萤火背后,隐藏着哪些残酷却又如此奇妙的秘密?啄木鸟啄木的频率达到每秒20次,每次撞击相当于以每小时25千米的速度撞墙,而啄木鸟为什么不会得脑震荡?南极有着非常适合北极熊生存的条件,但是为什么南极没有熊?蜜蜂的舞蹈能够传达的信息数量大约10亿条,在所有动物信息传播系统中,仅次于人类语言,蜜蜂是如何报信的?为了讨好对方,雄蜂是否会为它的梦中情人送什么结婚礼物?

科学是美丽的!有什么童话会比生物的发育更美妙,有什么神话会比生物的进化更神奇,有什么史话会比宇宙的演化更宏伟呢?科普作家方子通过文笔生动的90篇科普美文,为你介绍奇妙的自然现象,有趣的科学发现和鲜为人知的科学史趣闻轶事,向你展示科学原本的魅力。



雪后的Joshua国家公园 肖恩·哈默 摄影

文苑撷英

## 苏轼为父诗添字

夏吟

古人在作诗文中,对于用字是非常讲究的,要求每个字都用得准确、贴切、恰当地。为此,经常做些诸如为诗改字、添字或去字,为诗补漏字、缺字等方面的练习。苏轼出生在书香门第,家有“门前万竿竹,堂上四库书”之美誉。父亲苏洵是北宋大文学家,其母也受过良好的教育,能识文断句。除父亲的教育培养外,母亲程氏也亲自课读,加上小苏轼聪颖过人,七岁就熟读《五经四书》,八岁能作诗,十岁能文,在当地很有些名气。一

天,父亲苏洵在花园里吟诗,其中有两句是“轻风细柳,淡月梅花”,小苏轼听后拍手叫好。父亲说:“诗好,还有不足,如果再添两个字就更好了,你知道添什么字吗?”小苏轼稍作思索说:“添‘摇’、‘映’两个字吧。添这两个字后成:‘轻风细柳摇,淡月映梅花。’”苏洵说:“太平庸了,不好。”

小苏轼说:“那就换成‘舞’和‘隐’二字,使诗句变成‘轻风舞细柳,淡月隐梅花。’”

苏洵说:“意思有了,但仍不够理想,意犹未尽。”“那添什么字好呢?”苏轼略感犯难。苏洵说:“不着急,你想好了再告诉我。”

苏轼为此一夜不眠,苦思冥想,终于琢磨出两个字来。第二天一早,就找到父亲,告诉父亲说只有“扶”、“失”二字最恰当:“轻风扶细柳,淡月失梅花。”

苏洵闻言连连称好,说:“‘扶’字不仅说出柳的柔弱姿态,还描绘了轻风的绵绵情义。‘失’字用得更好,把梅花和淡月浑然一体了,此景色更加迷人。”

博古斋

## 扇子趣事

陈永坤

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有一则王羲之为老妇题扇的佳话。在浙江绍兴戴山南边有座桥,叫做“题扇桥”,至今还流传着王羲之桥上题扇的故事。晋王羲之,曾任绍兴会稽内史,一个炎夏的傍晚,王羲之经过这座桥,看见有位头发花白的老妇抱着一大抱扇子叫卖,无人问津,在桥上啼哭。王羲之见状问明原因,便将老妇的扇子拿来,向旁边店家借来一支笔,就站在桥头,在每把扇子上写了五个字,然后嘱咐老妇拿去卖去叫卖。老妇半信半疑拿去叫卖,人们听说扇上之字是王羲之题写,无不争相购买,顷刻间就把老妇的扇子一抢而空。这座桥,后来人们就称为“题扇桥”。直到今天,桥上还竖有一块一人多高的“晋王右军题扇桥”大石碑哩!

东晋时,指挥“淝水大战”获得大胜的东晋骠骑将军谢安与蒲葵扇有个故事。谢安的一位同乡(今河南太康人)罢官后要返回故乡,手中缺乏路费,只有5万把卖不出去的蒲扇。谢安听说后,就取一把蒲扇在手,摇晃着在大街上缓缓走了一圈。当地人本来因

去,连饭都吃不起,我哪有钱还债呢?苏东坡弄清案情后,要他从家里取来二十把扇子,随手用公堂上判案用的毛笔画了假山盆景,松竹梅岁寒三友交给他。那人一出门,人们见到这些扇上有苏东坡的画,愿出“千钱一扇”的高价来买。二十把扇子一下抢购一空。制扇人的债务立刻如数还清,一件民事诉讼案也就轻轻了结。

相传,清朝的郑板桥在晚年时,曾在潍县当县令。秋季的一天,他微服赶集,见一卖扇的老太太,有一次给魏太祖曹操画扇,不小心把一滴墨溅在扇上了,杨修急中生智把这点墨画成了一只苍蝇。由于这只苍蝇栩栩如生,曹操还真用手指去弹了弹。于是,便流传了“误笔成蝇”之说,以致成为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典故。

北宋著名诗人苏东坡在杭州做官(刺史)时,曾经有过一段画扇结束的话。据《杭州府志》记载,东坡在杭时,有人控告制扇人欠他两万枚大钱不还。制扇人说,这段时间凉爽,扇子卖不出

去的,说只要把卫生间修好就全通了。说干就干,直到干完才发现腿擦破一块皮。

冰倩妈见了,有点过意不去,就顺口说:“小韦啊,今天就在这吃个便饭吧。”

韦民是受过部队严格训练的,懂得别人留饭有多种原因,有假意的也有真心的,何况这不是平常人家,他哪敢贸然留下来,就礼貌地说:“不用了,谢谢阿姨。”

可是冰倩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情忽然说:“妈,别让他走,你给我做红烧鱼吧,我想吃。”

韦民不好意思地说:“你喜欢吃什么,让我试试,也算我对今天的意外给你一个补偿。”

“红烧子鸡,糖醋鲤鱼。”

“好,我学学,要口味淡一点还是重点?”

“适中。”

柳玉斌不相信那么高大的小伙子在厨房这么利索,她忙看了看电饭锅里的米饭,也刚好煮熟,让冰倩稍整理了一下餐桌说:“咱们先吃吧,你爸现在不回可能是又有饭局了,你妹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,给她留点算了。”

他们刚吃了两口饭,门铃一响,杨县长回家了。一看家里有人,不知道是何来历,就客气地对韦民笑笑,点了一下行李,接着忙使劲吞下刚吃进嘴里的一口米饭,放下碗站起来,脸却“嘭”一下红成一块红布。

冰倩爸洗过手,从卫生间来到餐桌前的主位上坐下,接过冰倩妈送来的米饭。冰倩这才拉了一把仍站住的韦民说:“坐吧。爸,我同事,韦民。”

“哦,好,吃饭。哎,你们怎么不拿酒啊,有客人也不上酒啊?”

柳玉斌忙笑了说:“就是就是,我给忘了,今天小韦可是功臣呢,不单修好咱家的下水,这菜还是他做的呢。对了,老杨,你也好吃糖醋鱼,尝尝今天的水平怎么样?”

冰倩还在吃饭,韦民先吃完了厨房,已经哗哗啦啦把厨房收拾一新。冰倩妈过来看了高兴写在脸上,嘴上却说:“小韦去歇歇吧,累了半天了。”

韦民说:“我不累,这点活算什么啊,我顺便把厨房做个清理,您去歇着吧。”

## 连载

距离他的背影只穿过一条绿化带,我终于看清他左手握着电话贴在耳边。走过去会不会打扰他?我停住了脚步。

我站在灌木丛的另一侧,听见他说话的声音:

“……我知道。但这很有必要……自从那件事发生后,我们只是在解决问题,从来没有真正彻底地沟通过一次。你认为只要我们若无其事就不会给黎雪造成什么影响?”

原来他在与前妻通电话。

“她长大以后也会恋爱会结婚,像我们这样的父母给得了她多少信心?她需要看到我们两个人没有心结地对待这段已经结束的关系……我知道,之前是不愿意跟你沟通,人人都有逃避的时候……我不是要求你配合我的节奏,而是……”

他的语气那么平静,声线几乎没有起伏。他和电话那端的前妻或黎雪,没有发展成争执。

我就站在离他三四米远的地方,只要再走几步就能到他身边。但,这只是属于他的私密时刻。我愿意与他分享我的私事,并不代表他也需要同样跟我分享他的。

黎雪这个电话完结得很快,见他把手机从耳边放下,我转身飞速逃离了现场。回家后再从客厅窗口看下去,黎雪刚才坐过的那张长椅上已空无一人。

十分钟前他送我到楼下,而在这十分钟内他拨通了前妻的电话。两者像是有关联,也像没有。成为密友这段时间不长也不短,我却从未真正了解过他。

正如他也不会真正了解我。想到这才惊觉:原来我们都从未设想过完全接纳彼此进入自己的人生——即使,是以朋友的姿态。

日历上的五月二十一日用笔圈了起来,提醒我今天是旧物交换活动的日子。头顶的太阳已经摆足了盛夏的架势,我从床底下拖出那个已经整理好的纸盒抱到店里,留待下午给他们寻找新主人。原以为目睹它们离开多少会有一点伤感,所幸施杰下午要带我去一场讲座,我可以不用在场见证它们与新主人的相遇。

两点半,施杰准时来接我去会场。在店门口,我正与一个背着大书包的女孩擦肩而过,她的背包里想必也装满了回忆吧。旧时光与当下仅仅是一扇门的距离,我走出

去,有人走进来。

我的纸盒此刻正安静地卧在某一张桌上,错过了这个过程却也不遗憾。我想。

会场外,一大排车把我们卡在了距离地下停车场入口不到五十米的小空间里,挪了二十来分钟才顺利驶入口。这二十来分钟,车窗外都是灰蒙蒙的水泥墙,前反光镜上挂着的那个白水晶小猫吊饰成了眼前唯一能活动的风景,生动地晃来晃去。

一辆SUV里居然挂这么可爱的玩意儿,我实在很难将这只猫跟施杰联系起来。

今天我是正在翻译的那本小说的原作者讲座。虽然早知道他的上一部小说因为畅销而改编成了电影,但来到这里才真切地感受到了他的气。

年轻的小说家走上讲台,台下掌声一片。而与他一起上台,站在她身边的翻译,竟然是谢意。

这意味着,我要亲眼目睹旧事做我旧日的工作。我对此是为逃避记忆的某一角,未承想会在这里面撞上另一角。

大概世上有勇气的人各种各样,而胆怯者的心态却如出一辙。有人怕动物,有人怕幽闭,有人怕高,有人怕密集,甚至有人怕异性……还有人怕回忆。

一直到讲座结束,我还久久地坐在座位里,像刚跑过几千米般浑身是汗。

“你不舒服?”施杰在旁边,伸手探探我的额头。

我回过神来:“没,有点热。”

“走,我爸在前面,咱们去打招呼。”他说。

“啊?”他爸?

不在状态地被他拉着挤过退场的人潮冲到前边,正跟一个中年男人说着话的谢意转过头看到施杰,匆匆打了个招呼:“小施总。”

“大施总呢?”他问。

这一问一答我明白了,原来施杰的父亲就是出版公司的总裁。

谢意见状,匆匆结束了上一段交谈,转向施杰:“大施总刚出发去晚宴的会场了,我们也走吧?噢,Bridge?你也来了?”

我实在无法形容现在有多讨厌被人这样称呼。

“嘿,我今天还行吧?”她自然地拉起我的手,像往日我们在工作后询问彼此意见一样。